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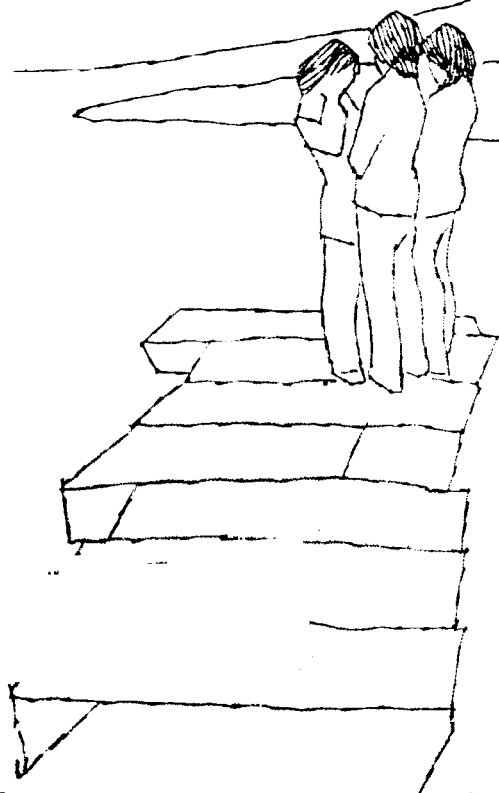


琴河三姐妹

朱寅全



7



琴州三姐妹

朱宙全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琴 州 三 姐 妹

朱寅全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4.75 插页 4 字数 320,000

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8,000 册

书号: 10100·781 定价: 1.50 元

责任编辑 顾关荣 朱新楣

不妨唱一支歌——
抒发时代的悲愤；
用歌中之泪水——
洗濯人们的眼睛，
温热朋友们的心！

• 创作手记 •

古色古香的飞凤镇，被一片片树丛和竹林所泛起的绿色波涛簇拥着，宛似一块翡翠宝玉镶嵌在锦绣江南。

碧波万顷的阳澄湖，吐出一条细长的支流，缓缓穿过这个水乡小镇，给它系上彩色的玉带。

小镇西市梢有座年代久远的石拱桥，那圆月形的桥洞里，可容两艘小轮船擦身而过。步下石拱桥向东，就算进入小镇了。窄小的街道两旁是青砖小瓦店堂式的房屋；中间高、两边低的龟背形路面，铺上平平整整的鹅卵石；有几处高大整洁的宅第，鹤立鸡群之势矗立在中市。透过古老坚固的石库门，看到里面的亭台楼阁，鳞次栉比，檐峰对峙。东市梢还有一座罗汉堂，十八尊罗汉造型丰满，各具神态，那神光闪烁的形象，令人赞叹不已。相传是宋代雕塑家创作，有很高的艺术造诣，名闻遐迩。

热闹的早市消失以后，小镇象飞凤河的清水一样，平静舒坦。这里还未通公路，所以没有恼人的喧嚣，也不见漫天飞卷的尘土，加上满街象糯米一样柔软的吴侬俚语，真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气氛。

莺飞草长，雏燕呢喃。

就在今天中午，飞凤镇上突然爆出了一条新闻，成了三里长街百家千户谈论的话题。

坐落在镇中心的翠园书场，在停业半年以后，重新翻建已经落成，马上就要开张。新书场邀请第一档演员莅场献艺，名为“开青龙”。这条“青龙”不好“开”，象赌场里的押宝一样，上座好坏，涉及到评弹艺术在这里的命运，关系到书场业务未来的兴旺。纵然有几分迷信的色彩，但在这苏州评弹的故乡，借新书场开业，在文化生活上热闹一番，也是人人所向往的。

按照惯例，“开青龙”的演员必须是红极一时的“响档先生”，或者是颇有名望的“名档先生”，再则也定要锋芒初露的“硬档先生”。江、浙、沪两省一市几十个评弹团体，几百名评弹演员，究竟是谁首先光临翠园书场呢？

听书之乐乐如仙，百回听闻不曾厌。

茶楼、书场，是人们悠闲自得的、乐趣无穷的天地啊！遭到三年自然灾害，几个书场停业以来，无可奈何天天挨着收音机收听空中书场评弹节目的“老书迷”，近日来更是眉飞色舞，钻头觅缝，打听问讯，象讨媳妇一样高兴，盼望这个好日子的到来。依照他们心底的愿望，韵味醇厚的蒋调创始人蒋月泉来唱《玉蜻蜓》，刚劲苍凉的张调名家张鉴庭来唱《林子文》，或者“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青光”的评话名家张鸿声来开讲《英烈传》，方可煞煞瘾头，一饱耳福。消息还未到，都在翘首企望，真是心痒难搔呵！

一张火红的大海报揭开了秘密。

人们刚刚放下饭碗，翠园书场的老职工阿福，腋下挟了一卷墨迹方干的海报，拎了一个小小的浆糊桶，来到百货商店的门口。这里是横贯东西的街道中心，商店的两侧还有医药商

店、面饭店、点心店以及各式各样的合作商店，分东西两头连绵不断地延伸出去，人们欢喜称它是飞凤镇上的“小上海”。

江南的暮春时节，阳光已经不象早春那样的温柔，有点儿火辣味道，扑面的风也不带湿润，干干燥燥。阿福的眼光对四周扫视了一下，竟没有一块空墙可贴海报，即使有了，贴了上去，待浆糊一干，就要被风撕裂下来，等于没贴，他不禁踌躇起来。

从百货商店里匆匆走出一个人来，年纪不过四十出头，头发已经过早地谢了顶，头皮发出了黄铜似的光泽，上来和阿福搭讪：

“阿福哥，贴海报？”

阿福扭头一瞧，是这里的营业员，书场里的常客，票友寿生：“是啊，没有地方贴。”

“有，有！我给你安排一个地方。”寿生指指四块八仙桌大的玻璃橱窗，“喏，贴在里面，万无一失！”

“嗯，对！”

阔嘴大鼻的阿福，眯笑着眼睛，旋即跟着光头喜冲冲踏进店堂。

霎时，玻璃橱窗里一张火红的海报上闪出一串用魏碑体写成的金色大字，光彩眩目：

翠园新书场开业，特邀琴州市评弹团虞月亭、
桑玫君先生来场演出，日夜弹唱《江姐》。

对虞月亭大家还不太熟悉，对桑玫君却引起了轰动，人们一下子蜂涌而来。有的从店堂里奔出来，闪动好奇的目光；

有的从卧室里踱出来，午休未罢，睡眼惺忪，几个家庭主妇错当百货店新到了一批热门产品，顾不上揩一揩满手的肥皂泡沫冲了过来。顿时间，玻璃橱窗前面象沸腾的油锅里，撒进了一把盐粒。

“玫君？啊，就是翠园书场雍娘家的老二，二姑娘。”

“别胡说八道，是大姐。”

“大姐叫丹玉，不叫玫君，恐怕是三因。”

“三因？不不，三因和我们家的小慧珍是同学，常来我家，叫薇芸。”

.....

三个姑娘三朵花，三年前都给城里的琴州市评弹团选去当学员，现在三个人全已满师上台当了青年演员，正当豆蔻年华。对她们的排行，都有些儿懵懵懂懂，需要有个权威人士来宣布“官方”消息。

阿福来了。他去西市梢贴了几张海报，摇摆着宽阔的肩膀，迈着轻快的步子返回东街，被围观海报的人拦住：

“阿福哥，这个玫君是大因、二因，还是三因？”

“二姑娘！”

一场争议就此被阿福一句话平息。谁都知道，他是雍娘的亲弟弟，三个姑娘都要唤他一声“亲舅舅”，论她们的排行，当然最有发言权。

有个正纳着鞋底的妇女还不让阿福通过，喊喊喳喳嚷道：“玫君说书好不好？唱得怎么样？”

阿福心里嘀咕，真是寡见鲜闻！但两个嘴角往上一翘，嘴唇裂开一条缝，露出一个微笑：

“你们女人家不看报纸，耳目不灵。前个月玫君在城里乐

苑书场演出，琴州报上赞她是评弹新秀，艺苑雏凤，票房门前红灯高挂，客满！”

“哦，未曾几时还拖着鼻涕和我家小妹捉迷藏，踢毽子，现在倒有这样的风头？”

“女大十八变。好多听众还捧她是‘活着的江姐’哩！”阿福颇为自得。

“几时到飞凤镇？”

“下午五点钟轮船。”

“啥辰光演出？”

“海报上不是写着，明朝下午一点半。”阿福显得不耐烦起来，也斜了一眼。

她们没有觉察，拉住他的中山装衣角，

“给我订三张书票！”

“我要四张，好座位的！”

阿福挥挥手，“别吵，不对号的，先到先坐，等歇新书场门口排队买票！”说完，悠悠然走了。

呜——

远远一声汽笛长鸣，石拱桥上聚集着的黑黝黝的人群蠕动起来。等候亲友的，送人下船的，闲着看热闹的，今天又增加一个特别内容，迎接评弹演员的，都在举目远眺，只见银光闪烁的远处河面上，一个深蓝色的点点在飘然而来。

“来了，来了。”人们互相传呼着。

水云之乡，稼渔之区的飞凤镇，逢河搭桥，而横跨飞凤河位于东、中、西的三座拱形石桥，每座桥的桥面石上，均有精美

浮雕，图案典雅，设计不凡，都是宋代所建，明代重修，古老而庄严，最具特色。西市的叫落凤桥，中市的名留凤桥，东市的唤飞凤桥。

偏僻的小镇也有古老的文化，三座桥的命名引出一段美丽的神话。传说亘古时代，这里原是一片荒凉的草滩。一天，从阳澄湖北端的卧牛山上飞来六只五彩凤凰，落在桥头，它们喝了几口清冽冽的河水，蓦地变了六位年轻的姑娘。她们的容貌比天仙还要俏丽，她们的歌喉比百灵鸟还要动听。清脆悦耳的歌声，唤来了六个勇敢英俊的后生，结成了一个个幸福的家庭，垦去荒草，砍掉荆棘，开发田园。三月桃花一时红，好日子不久长。被站在卧牛山锦峰之巅，望湖墩上的山神老爷发觉，原来她们都是这个山上凤凰林中私奔飞走的凤凰。山神老爷派出了剽悍的山鹰前来捕捉，姑娘后生们无力抗争，趁着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逃离家园，在另一座桥头搭了个茅草棚隐蔽下来，避过难关，名曰“留凤”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他们黑夜逃命，被可恶的猫头鹰觉察，急忙密告山神。疯狂的山神老爷亲自出马，前来捕拿。凤凰姑娘们闻讯后，慌忙和后生们泣别逃命，后生们依依不舍一路送行，直至东首桥头才拍翅高飞，留下了“飞凤桥”这个桥名。听说后来凤凰被追回山林，山神老爷惩罚它们，斩去了凤凰的尾巴，投入湖中。因此，水质澄碧的湖底水草中，常常出现“凤尾鱼”在款款摆动。

现在，客轮已经缓缓地驶近了落凤桥，螺旋桨打起的波涛，使河面象一幅被风掀动的绿绸。

轮船码头就在桥畔，客运站的工作人员忙着安定骚动的秩序。在整齐、坚固的长条石叠起的驳岸上，阿福手拿扁担正在静静地等待，他的旁边，站立着一个女人，他的姐姐，玫君的

妈妈——雍娘。

出于一种异常的心情，雍娘今朝很早就来到轮埠。她身材适中，略带肥胖，但不象有些中老年妇女那样臃臃肿肿。一头黑发，眉宇间还溢着几分秀气，要不是几条春蚕似的皱纹爬在她的额头，人家无论如何估不准她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。她是翠园书场的老职工，当时，镇上有个开设丝绸行的资本家，欢喜拨拨三弦，难得还要哼上几句不合弦的评弹唱腔，他心血来潮，要开一片书场，闹着玩玩。开书场也不是儿戏，要侍候好说书先生，要有人掌管事务，就看中了开设小小茶馆店的雍娘姐弟俩。雍娘的丈夫名叫桑鼎新，结婚不久得了肺病，那个时候得了这号病，尤其是小户人家，医药费哪里负担得起，没等到解放，他留下三个女儿，就遽然仙逝了。雍娘进了翠园书场以后，办事落落大方，干活老练泼辣，接送艺人，卖票检票，泡茶倒水，样样都能。评弹艺人长期漂泊江湖，四海为家，雍娘对他们深表同情，总是体贴入微，有难相助，深得艺人的好感。解放大军横渡长江的炮声一响，开丝绸行的那个资本家就走了，从此销声匿迹，杳无音讯，雍娘才把已经破烂不堪的翠园书场接手下来。

轮船上轰响的马达声逐渐减弱，拖船上的船工已经手执长篙准备靠岸。雍娘站立已久，双腿微觉发酸，由远而近的马达声中好象夹杂着女儿亲切的“妈妈”的叫声，也许是过于激动的缘故，她的眼眶有些湿润了。是啊，自从得讯玫君要来“开青龙”演出之后，她一直沉浸在喜悦中。今天，她的装束也略有变化，在铁灰色的衬衫外面，罩了一件淡士林布的全新翻领外套，这件衣服还是玫君满师时给她做的，穿在身上年轻多了。在这个码头上接送艺人，她数不清来了多少回，不分春

夏秋冬，哪顾风霜雨雪，迎来送往，年复一年，想不到今天接的是自己的女儿，该是多么舒心的一次母女相会啊……

“妈妈！”

一声蜜样甜、甜如蜜、甜甜蜜蜜的叫声，顿时使雍娘从无限的遐想中清醒过来，她忙不迭地揉揉双眼，瞥见女儿已经从舱门里探出头来，脸上挂着妩媚的笑靥。

“玫君！别忙，船还没有靠岸。”雍娘叮嘱着，“当心脚下！”

客轮一停稳，长长的跳板搁到岸上，乘客们才陆续依次上岸。雍娘对女儿上下打量了一遍，半年没有见面了，模样又起了变化，雪白的鹅蛋形面颊更是丰满，垂在胸前的两条乌油油的辫子更粗更长了，那清秀的额头上垂挂着的一绺整齐微卷的刘海虽然依旧，下面一对象宝石一样的双眸，已经消失了稚气，闪耀着青春的光焰，天蓝色的衬衫外罩着一件玫瑰色的绣花绒线坎肩，把那颀长健美的身材衬托得朴素中更显俊秀。她一手拎着帆布箱子，一手拎个网线袋，身背着装在白色帆布套里的琵琶，轻快地走上跳板，引得旁人瞩目。身后跟着一个比她年岁略大的青年，身背三弦，手拎皮箱，头发被吹风机熨得整齐油亮，白净、清瘦的面庞上有一对闪着智慧和善变的眼睛，穿一套笔挺的卡其中山装，他就是玫君的合作者，上手虞月亭，对着岸上接候的人们微微颌首，笑容可掬，彬彬有礼。

阿福已经迎上前来，玫君对他嫣然一笑，“舅舅！”立即放下箱子网袋，雀跃着扑到雍娘怀里，撒娇地：“妈妈，我料到你来接我的！”

“小姑娘，又是亲娘，又是场东，我怎能不来！”雍娘颇为自得地说。

“昨晚上整整一夜没有睡着，里床翻到外床，外床滚到里

床，少说也有一百多个翻身。”

“上什么心事？”

“回乡演出，有点儿害怕。”

“怕点啥？”

“怕你妈妈听了我的书，摇头。”

“哦，我不摇头，一定点头！”

“今天坐轮船，心情又不同，这条断命轮船慢吞吞的，叫人心焦难熬，好容易到家了。”

“我也等得心慌透了！”

雍娘抚摸着玫君的肩膀，不禁又惦起了另外两个女儿，“你阿姐和妹子怎样？”

“她们都在琴州城里排练新书，今天还特地送我上船，给你带来三斤苹果。”玫君神采飞扬，“每人一斤，孝敬你！”

是啊，走惯了林荫大道，不能忘却乡间泥泞的小路；飞进了金窝银窝，也要想起家中的草窝。雍娘抚育这三个女儿，可真是含辛茹苦。想当初，她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，常常在万般无奈之中，除了做茶房以外，还要作佣帮工，替人家洗衣服、领孩子、倒马桶，挣点零星收入，维持生活，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上踽踽而行……

上岸的旅客，陆陆续续地走光了，上船的旅客都进了舱门，客轮一声长鸣离岸返航。

青石叠成的驳岸上，玫君和雍娘还在亲昵地谈笑，她们兴致勃勃的母女相会，竟然把一旁呆呆僵立着的虞月亭忘得干干净净。阿福把两只箱子串进扁担搁到肩上，提醒她俩：“走吧走吧，让虞先生早一点到场休息。”

“呵呵呵，月亭先生，真抱歉！”雍娘自责地对他抿嘴一笑。

玫君伸伸舌头，做了个鬼脸，跟着舅舅的担子，亲昵地搀着母亲踏上落凤桥。

人们常说“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她们呀，不但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而且还“有心栽花花茂盛”哩！

巧中之巧。飞凤镇上的桑家三姐妹，无意之中一起戏剧性地闯进了评弹艺术王国。

一九六一年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，一场雨夹雪刚刚飘过江南这个千年古城。琴州市评弹团为了评弹艺术后继有人，决定办一个学馆，招收一批学员，培养新一代的书台新秀。书院路口那幢旧式的石库门里，应试者进进出出，不时传来清脆悦耳的歌唱朗诵声和悠扬动人的三弦琵琶声，里面排练厅里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招生考试。

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又是最后的一个下午！

考试接近尾声，披着咖啡色海虎绒大衣的评弹团副团长、主考老师苏卓吟，心里焦灼不安的情绪，愈加明显地露了出来，她双眼不时地向窗外张望，眉头深深地锁了起来：怎么桑丹玉还没有来？难道她没有接到通知？难道这个自幼迷醉于评弹艺术的姑娘，在理想的道路上有了新的变卦？倘使失去了这个机会，就无法补偿了……

苏卓吟对桑丹玉如此关心，这还得从丹玉的母亲雍娘身上说起。

十二岁的时候，苏卓吟已经在父亲苏如吟的影响下，唱唱开篇，学几句说白，上台“插边花”^(注)了。在那个黑暗的社会

(注)充当下手，进行简单的帮腔，唱开篇，或起些不重要的角色。

里，评弹艺人俗称“穿长衫的叫化子”，低人三等。父女俩餐风沐雨，穿乡串镇，终难温饱。有一次，她和父亲捧着朋友的一封信，顶着零下五度的严寒，踏着冰冻，来到飞凤镇上的翠园书场。

穿着湖绉丝棉袍、花丝葛马甲的书场老板，就是那个丝绸商人，坐在八仙台边上，一边叉着麻将，一边烤着炉火。他看完荐信。用眼梢乜了他俩一眼，看见他俩衣衫不整，冷冷地说：“我这个书场的说书先生是要请得来的，自己跑上门来踏场子的，我不要！”父女俩噙着眼泪从暖房里退了出来。小卓吟已经整整走了一天路，却没有进一粒粮，又饿又乏，两条细瘦的腿，迈步艰难，一不留神，被坚硬的冰块滑倒在地上。她坐在地上捧着肚子，边哭边叫饿。唉声叹气的父亲身无分文，一筹莫展。

这一幕情景，被正在麻将牌台上冲茶倒水的雍姐发现。她溜出门来，抱起了卓吟，从衣袋里摸出仅有的一叠钞票，塞到她的手里：“快到外面店里吃碗阳春面暖暖肚肠。”卓吟的父亲见她如此慷慨解囊，连连打躬作揖，千恩万谢地携着女儿走了。

经历了一番颠沛流离，四五年过后，小卓吟天赋圆润的嗓音，渐露锋芒，引人瞩目，正式被邀到翠园书场演出的时候，她就和当时的雍姐、现在的雍娘建立了深情厚意。以后，苏卓吟每隔二三年总要到飞凤镇复档演出一次，一个没有亲妹妹，一个没有亲姐姐，两人情同手足，亲如姐妹。苏卓吟成名以后，有了高额收入，见雍娘苦心抚养着三个女儿，常在经济上给她接济和帮助，两人感情越来越深。在来来往往的接触中，雍姐的大女儿桑丹玉，非但长得和卓吟相象，而且从小转在书场

里，耳濡目染，受了丰富的艺术熏陶，常常欢喜模仿各种流派唱腔，引得路人驻足欣赏，得到苏卓吟加倍的宠爱，有心要把她引进艺苑。当市文化局批准评弹团招收学员的报告下达以后，卓吟急如星火地给雍娘捎去了一封信，让丹玉进城报考，信上还恳切地说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。

隆冬的夜晚，天色黑得特别快，仿佛是谁急着要把一道厚实的帷幕扯上。此时，最后一个报名者上台考试了，纵然她的演唱还婉转动听，卓吟的耳鼓上却没有引起一点反响，这个主考老师象精神上失去了重要的依托，心灰意冷了，丹玉没有按时进城报考，这扯向夜空的一道厚实的帷幕，好象也扯到了她的心胸。

倏地，室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排练厅的大门“砰”地推开了，随着卷进的一阵呼啸的寒风，闯进黑糊糊的几个人影。

卓吟神经质地打了一个寒噤，慌忙站起来攫住拉线开关，拉亮了电灯。她满腹狐疑地向进来的人群投去一瞥，禁不住喜出望外地嚷了起来：“雍姐，你到底来了！”

雍姐捋捋被寒风飘乱了的散发，拍拍棉袄棉裤上沾着的零星雪花，口腔里冒着热气：“吟妹，你的信我早已收到，这鬼天气不帮忙，冰天雪地，河道封冻，轮船停航。就和丹玉等了一天又一天，巴望出个太阳，赶来应考。待到今朝，天还是一副老面孔，寡妇死儿子——完了。我们才下了决心，两脚车进城！”说罢，她朝站在身旁的三个孩子，“呆头木脑的，快叫阿姨呀！”

“阿姨！”“阿姨！”“阿姨！”

三声阿姨，给这个冰冷的考场带来了热气。大家对三个孩

子瞧瞧，一式的蓝布红花棉大衣，一样的绿色绒线风雪帽，都戴了一只御寒挡风的大口罩，要不是并肩站着步步高的身材证明，乍一看，还错当是三胞胎哩！

卓吟旋即热情洋溢地招呼她们母女四人在一排靠背凳上坐下，再沏上一杯热茶，捧到雍娘手中：“考试就要结束了，你们两脚车赶上了末班车，否则，多可惜！”她扫视了三只风雪帽，好奇地问：“怎么你们三千金都来了？”

“听说姐姐要进城考评弹，她们都要跟来看热闹，我怕她们走不动这么长的路，打了她们的屁股也不肯回头，没奈何，一起来了。”

一个胖乎乎，眼上横着两条剑眉的监考老师脸上浮起了笑意：“她们三个都欢喜评弹？”

雍娘抿嘴一笑，摇摇头，忍俊不禁地说：“三个姑娘脾性不同，爱好也不一样，阿大欢喜叮叮咚咚弹琵琶，吃饱了饭碗一推就去唱《宫怨》了。阿二想当个医生，星期天尽往医院走，看医生给病人搭脉打针。”她呷了口茶，佯装嗔怒地说：“这个三囡顶顽皮，她要当体育运动员，长跑短跑，跳高跳远一年踢破三双鞋，弄得我鞋子也来不及做！”

哄堂一阵大笑。三姐妹腼腆地低下了头，她们的小嘴也躲在大口罩里，发出了吃吃之声。

考试继续进行，桑丹玉作为最后一名考生上台应试。在监考老师的示意下，她卸下口罩，露出一张红扑扑的俊俏过人的脸蛋，甩着两条拖在肩上的长辫子，不卑不亢地踏上书台，捧起琵琶，边弹边唱：

西宫夜静百花香，
欲卷珠帘春恨长。